

值班(组诗)

李 李

太寂静了，以至于小鸟
衔来的一片青绿
就填补了几平方米的清晨阳光
那个手术后的女人濒临荒芜。一道铅门
阻隔不了身体里的翻江倒海
远处的塔吊冲破阴影
长时间地看着人们
风三番五次挤进窗口
吹过药瓶，电话不停响起
某一刻，白色
足可与悬崖、巨石、迷雾对峙
梦魔逃走，下落不明
她知道
只要风一直在，没日没夜地吹
一个人的心很快就会草长水盈
鸟兽成群

石榴

从路旁捡了一株将枯的石榴树
放在窗台

用没喝完的水浇灌，偶尔
洒几滴消毒水，或松土
看它发芽生叶

五月的一天
它突然结出红色的骨朵
——那么透亮，像第一声啼哭

门诊大厅

六点，停水
候诊室的小伙儿
在打电话，久未转身
雾气从某处涌来——
那只举起棉签的手，布满勒痕

我的气血在升高
每一天，生活都是破碎的拼图
黑夜兜不住泪水
白昼还在奔波

空旷的街道总是让人不安
我退到门口
任清晨的阳光将我穿透
就一分钟

杏花飘雪(外一首)

周亚娟

胭红脂白
把天空衬托得更蓝
掏心掏肺地绽放
曾经占尽春风

三五天工夫
就开始飘零、纷落
仿佛一场演出
惊艳、短暂
如雪，如烟，如祭

贴梗海棠

你赠我胭脂，我送你香囊
你赐我碧玉，我给你针刺
两小无猜的日子
斑斑了枝头的记忆
青梅竹马的时光
艳美了云端的神仙

红红绿绿的色彩
欢欢喜喜的笑脸
热热闹闹的情景
怎么看，都像一场喜事
一场约会春天的
红尘烟火

诗潮



笑语出蔷薇

俱新超

小城夏天的精气神，来源于蔷薇。我喜欢那丛蔷薇。

早些年，我对花其实并无多少喜欢，偶从有花的院子、小坛边路过，若不是一群人挨挨挤挤、争相拍照，我竟把花当作了一只蚂蚁、一粒灰尘。料想，花的气度该多大，她们年年照常开，躲在青枝绿叶间，素素妆，淡淡笑，全然不顾别人的猜忌、冷漠和嘲笑，真是“气度非凡”。

瞧见蔷薇，实属偶然。一日，我惯常吃晚饭，清扫完屋子，便要下楼跑步去了。平素慢跑来往于小区大门前的人行道上，这条路悠长，向东直通河边，一到夏日，散步的人多了，这条路就热闹了起来。我紧挨着小区栅栏外围心无杂念地跑了起来。街边路灯每晚八时一刻准时亮起，我去时，路边黑压压一片；返回时，明晃晃的，我愿意不疾不徐，悠悠然地走回来，这是我夜晚运动的常态。行至小区外的栅栏一旁，便听到一声

声劲爆的音乐，栅栏里面的大妈们身着一身红色舞衣，头插红簪，罩有面纱，舞袖飘飘，时而转圈，时而扭腰，时而跺脚，步伐轻盈，笑容灿烂。我站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起来，忽而一转，撞见了一丛蔷薇，白灯映照下的蔷薇，藤蔓缠绕，红绿相映，层层叠叠缀在枝间，此时的蔷薇，开得正旺。这时候，我忽而想起了《项脊轩志》里的“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此时月色正好，淡粉色的蔷薇瀑布投在围墙上，光影绰绰，轻轻浅浅，着实可爱生趣。我当即拿出手机拍下几朵蔷薇，存入相册，并顺手发给父亲，那是初夏时节，送给彼此眼睛最好的礼物。

不知父亲几时看见了消息。一日，我正休憩，父亲发来一张照片：那是大门，门头上攀着一簇簇蔷薇，蔷薇繁花似锦，远远望去宛如夺目的锦缎，粉红色的最惹人，她们像是知道人的喜好，一个劲地疯长，从墙根到墙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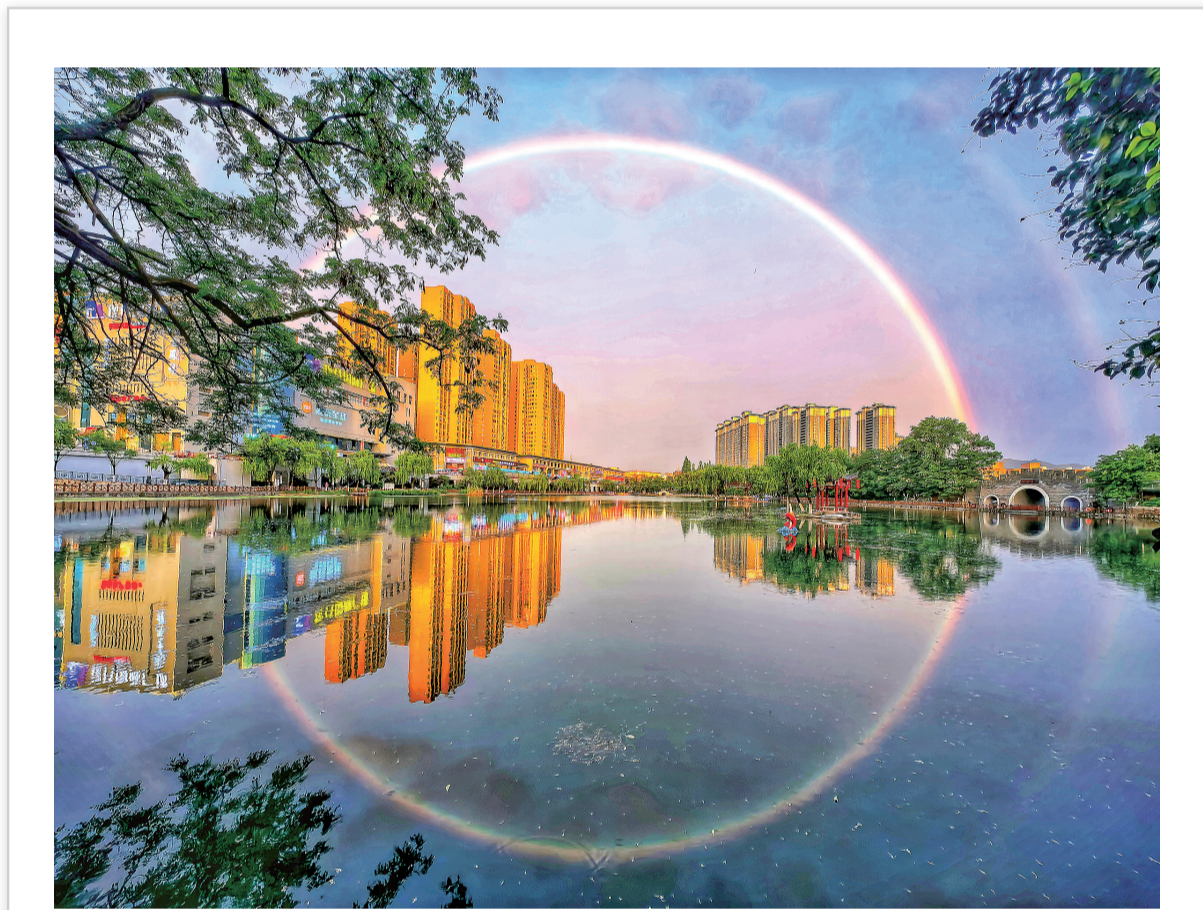
悄无声息地爬着，一直到门头。我被即拨通电话问父亲：“爸，你几时种的蔷薇，开得真旺。”父亲感喟：“蔷薇种下都许久了，年年这时候开，你这几年甚少回来，可能没注意。今年不知是雨水好，还是土壤肥沃，再长，都快要成大门的门帘了。”我哈哈大笑。感谢门头上那些陌生的蔷薇，她们替我照管着我的父亲。

父亲是个“花狂”，小院一旁有着父亲开垦的菜园，种菜繁杂，一年之中，几乎没有清闲时日。耕地、刨地、起垄、育苗、种菜……每样活计都是父亲独立完成。若到夏日，父亲会早起，摘黄瓜、西红柿、豇豆，而后像照管婴儿般给蔬菜盖上薄衫，拉去市场售卖。种菜一茬又一茬，卖菜一遍又一遍，父亲已干了三十余年了。我随父亲去菜园时，左顾右盼，好奇不已，只见蔷薇爬满了菜园的四面墙，红的、白的、粉的、黄的、紫的，簇生梢头，姿态万千，她们是菜园子里的“花姑娘”，你追我赶，

喜气洋洋，因为姿容，因为香气，整个菜园生机勃勃，美不胜收。我问父亲：“难道是因为蔷薇花开得艳，这些菜才能长得好吗？”父亲淡淡笑：“你还别说，是这么回事。和人一样嘛，看见艳丽的事物，总是高高兴兴的，干起活来也就有劲了。”父亲边说边给菜苗浇水，我掏起一把，泼向蔷薇，花瓣沾满晶莹的水珠，仿佛美人凝泪含羞，浅笑嫣然，楚楚动人，让人迷醉。

从此，但凡哪里有花，我都会蹲下身去静静地瞧上一会，以此弥补前些年自己的罪过——我不该冷淡了“她们”。

汪曾祺在《草木有心·人间有情》中写道：“所见草花鱼鸟，都是对生活的喜悦。”我无论如何都得感谢那丛蔷薇，她让我心中婉约，欢喜难言。



商洛山

(总第2876期)

刊头摄影 王学斌

题图摄影 杨鑫

槐花焖饭

姬灵芳

在柔风细雨的呢喃里，槐花一夜间素白如雪，清甜满枝，舒展成莹白如玉的花瓣，一串串、一簇簇、挨挨挤挤垂落枝头，层层叠叠，如云似雪。于是，洛州城就浸泡在槐花香里。风一吹，甜丝丝的香气飘出好几里。

远方的亲人，在“五一”小长假的空闲里，在槐花的召唤下，回到家乡与我们团聚。母亲在这个时段是最高兴的，不仅因为槐花的香甜，更是因为见到了许久未见的孩子们。最欣喜的当数二姐，因为她远在榆林的二女儿——我的外甥女想回来吃槐花焖饭。

接到外甥女已是深夜1点，因为槐花焖饭的念想，外甥女居然一点也不疲惫，早上7点就起床，叫我们一起到娘家做槐花焖饭吃，说二姐早已拌好了槐花。

娘家与我家一河之隔，过了彩虹桥，河滨路上有淡淡的甜香漫过，使人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深吸一口气，那种不浓不烈的甜香，一下子钻透鼻尖，直抵心扉，仿佛是一首大自然写给人间最质朴的情诗，无声，却深情。

对于住在山城里的人来说，槐花远不止是一种花。它承载着童年的欢笑、少年的梦想、年复一年的念想，还有家人们聚在一起的最真切温度。

到了娘家，母亲心里头的活已攒得沉甸甸，她拉着外孙女的手，翻来覆去的话总也说不尽。“就算家里人齐，这该过的节还要过，该吃的槐花也要吃。”她念叨着。

母亲的话很轻，却像一块石子投入我的心湖。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的“五一”一直是安静的，虽是假期，因为有老母亲要照顾，没有出去游玩过，儿子远在江南，总是没时间回来，心里忽然被一种复杂的情绪笼罩。是期

待，也是怅然。

我们一起摘槐花，清水洗净控干，取出一个大盆，倒入一些槐花，加上少许盐和菜油搅拌，边撒边搅拌揉搓，直至槐花均匀附上一层面粉，裹得严严实实。二姐边拌面边跟我说话，声音和拌面的节奏一样平缓，阳光透过厨房窗户，照亮了空气中飞舞的面粉微粒，像极细的金粉，当她把拌好的槐花上锅清蒸，氤氲的热气升起时，我的心也被幸福包裹。这不是简单的蒸槐花焖饭，而是把团聚的喜悦拌进面里，把说不尽的牵挂盖进锅里，等待沸水的蒸腾，化开这几年的思念。

当这个季节里独有的槐花焖饭的香味飘满厨房，配菜也做好了。丰盛的午餐上桌，再看盛在盆中的槐花，一粒粒、一株株，晶莹剔透，挤挤挨挨。拿起碗筷，盛上一碗，再配以香醋、撒一团秘制的香椿辣子酱，就那么一搅拌，顿觉香气扑鼻，那香味不浓烈，却悠长绵远，那是大自然的馈赠和日子的本真，一口下去，是春的鲜，是自然的甜，更是生活最纯粹的美好。

因为路程远，加之外甥女工作的特殊性，待了一天之后，她们便要走了。我们一起拎了一大袋的槐花，给她带上。

带槐花回家，就是带春回家，带念想回家。槐花的香甜，就是春的香甜和相聚的快乐。槐花的味道，就是春的味道，家乡的味道，更是游子行囊里压得最深，藏得最久的一缕乡愁。

来高耀王岭看连翘花，缘于春天之约。

很久以前，民间就这样戏谑：“祖国山河可爱，王岭四岔除外。”言外之意，这个地方是穷乡僻壤，环境恶劣，沟壑人家，无景可言。

曾经穷乡僻壤之地，如今成了黄灿灿的金窝窝。春有连翘花开景，秋结济世良药果。如此美妙，能不令人向往，想一探究竟吗？

刚进沟口，车子沿着通村水泥公路缓慢前行。我的手不停地转动着方向盘，路两边高山环绕，眼前是一山连着一山，看不见山外之山，那景象像一幅洒开的山水画顺沟延伸。

白墙蓝瓦的屋舍沿山而建，不是整片村庄，而是零散分布在蓝天白云下，也有几栋别墅显得格外诱人眼球。看那天空，像一块无边无际的湛蓝色的幕布，幕布上绣着朵朵飘浮的白云，像悠闲的仙女在游赏人间这美妙的山水水。

再看那沟壑之间，零散的黄花在明媚的阳光下开得正艳。随着方向盘的转动，车辆不断深入，连翘黄花越来越稠密，整片山坡地都是，像金灿灿的阳光投下的一粒粒金色的小铃铛，开得热闹，艳得耀眼。

友人纷纷下车架起相机，升起了无人机，有的拿出手机，争相寻找角度，拍摄心中最艳丽的景致。刘老师用无人机拍的照片让人惊叹：画面山岭叠起，屋舍嵌入黄花之中，屋舍前几棵开满粉红色的桃树点缀在黄花丛中，让画面灵动多彩；盘山公路，弯弯绕绕，给人的视觉冲击只是一个“险”字了得。你若只看照片画面，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这样的想法：今生若不前往，会在人生旅途中留下无限的遗憾！

我走进一簇连翘花间，闻一闻，鼻孔里满是阳光的味道。有村民在隔壁地里种洋芋。我上前攀谈：“大哥，这连翘收入咋样？”大哥说：“这要看行情。哪年行情好，就能卖个好价钱。好的时候，鲜连翘一斤卖15元左右，还是商家上门收购，一天能摘上二十斤就够了！”

看来，这满坡地的连翘，是父老乡亲一笔不菲的收入。王岭沟沟岔岔都是连翘。可以说，这是一条开满连翘花的沟，是一条能让村民致富的沟。

顺着这条金灿灿的连翘沟往里行进，来到一个小村子，靠车子右边有条河流，河水清亮亮的，由于地势落差发出潺潺声响，连接河两岸的是一架钢丝吊桥，看着很危险，但实际很结实很安全，桥距河床七八米高，站在上面晃荡有点晕，有几个女文友扶着胆子从桥上小心翼翼地走过，一惊一乍中，但见额头上冒出细密的香汗。桥两边的山坡地依然是开得热闹的连翘花，在微风中摇曳着、舞动，风光旖旎。

友人们上桥拍摄，有的向桥下取景，有的升起无人机，其乐融融。

都说女人心细，一点不假。有一女文友，眼里看啥都是景。路边砖缝间有一朵不起眼的小黄花，她便蹲下来拍摄。照片上小黄花着实可爱，看着独自绽放的小模样，让人不由得心生怜悯。

不知不觉中，我们来到了兰草河与洛河相会的地点。东岸是河南地界，西岸是洛南高耀地界。西岸的山坡上漫山遍野的连翘花艳得勾人魂魄，使人不得不爬上去与其亲密接触，陶醉其中。连翘花丛中几户人家，在一家人的庭院前挺立着一棵老黄连树，枝叶像粗糙的手臂，不屈不挠地伸向天空，粗犷而健壮的躯体站成时光里的见证者。它见证了山的倔强、见证了水的不断、见证了代代又一代人不屈的脊梁，与祖祖辈辈生生不息的意志。

山野里的春天，是无任何雕饰的。山沟深处的小河、人家、翠柏、绿草、粉红的桃花、热闹的连翘花紧紧相拥，形成一幅娟秀而清幽的山水画卷。那弯弯曲曲的山路着实令人震撼，想用手机或相机根本无法摄取全貌。因为山顶风大，无人机操作有一定难度，几经尝试，拍摄效果并不理想。虽有遗憾，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心情。

王岭的春天正在开花，她开的是致富的连翘花，是几代人的梦想之花！

有诗人站在连翘花丛，诗意大发，借用“沂蒙二姐”吕玉霞的腔调：这是花吗？这不是花，这是春天金灿灿的小铃铛。这是花吗？这不是花，这是大地最珍贵的馈赠！

王岭的春天

秦根



纪实散文